



隆慶四年

荅應天巡撫海剛峯

三尺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且其不能堪也訛言沸騰聽者惶惑僕謬忝鈞軸得與忝廟堂之末議而不能為朝廷獎奉法之臣摧浮岳之議有深愧焉

荅薊鎮巡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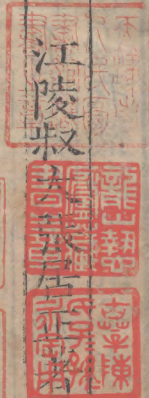
書牘

八卷之二

虜馬弱矣乃敢驀塞內遊騎往來乍進乍退此必誘我也馬帥堅壁威平遏其東犯甚為得策致之平川出其不意以夜取之必獲志焉但恐我力少備多不敢輕動耳計此時當已退遁即無斬獲馬帥之功仍當優錄幸與察院一計之

荅薊鎮撫院王鑑川

辱翰示知已得代東征有日無任欣慰虜馬南攻自春涉夏誘我遁逃擾我穡事彼能多方以





誤我而我竟不能出奇以制之邊將可謂無人矣今秋之事深為可虞望早發征麾預緝雄策以副明主倚重之意大疏所陳事事據實當旋至而有效者即寄語而石公經畧既定惟當遵行約束守而勿失可也

荅藩伯施恒齋

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兢也不圖今日復見此事僕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從心動見齟齬如莖懷冰有難以言控者唯當鞠躬盡瘁以達主知而已其濟與否誠不可逆觀也辱華翰勞問動渠深荷道誼直愛

荅楚學道胡廬山論學

承教虛舜之說大而無當誠為可厭然僕以為近時學者皆不務實得於己而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故其說屢變而愈淆夫虛故能應寂故能感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誠虛誠寂何不可者惟不務實得於



已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之異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謂虛寂者宜其大而無當窒而不通矣審如此豈惟虛寂之為病苟不務實得於已而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則曰致曲曰求仁亦豈得為無弊哉願與同志共勗之也

谷薊鎮督撫計邊鎮臺工

臺工之議始終以為可行確然而不搖者惟區區一人而已辱示云云近來會士大夫未嘗不一一為譬曉但今人任事者少識事者尤少任

書牘

八卷之二

三

事者真見其事理之當為而置是非毀譽於不顧不識事者未覩利害之所在而喜為款言臆說以眩名兩者相與宜其說之嘵嘵而不可止也世事如此可嘆可慮昨部覆兵科疏尚欲下督撫議區區再三曉以頃總督疏臺工限已寬矣賞已併矣大工垂成奈何終止既不可止又何議為徒使任事者疑畏而自阻耳部中因子言而止覆詞頗亦分曉會軍門可達此意勿生退悔今年虜情可慮聞鎮中哨夜亦有得至虜



帳中者想得其的耗辛密以告我當秘之不泄也

谷薊鎮撫院王鑑川論薊邊五患

辱華翰知已建牙誓衆矣欣慰臨淮一至軍而旌旗服色皆為改觀豈獨其法嚴哉蓋亦威望素著故也但此中事情與閩西稍異虜強一也雲中北直虜庭板升叛逆倚胡為患二也士無鬪志惟務賄免三也卒惰而玩將令不行四也密邇畿甸畏避情深小入則大虜勢以為解脫之地小勝則張虛聲以邀式遏之功積習故套牢不可破五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公所謂非常之人也五者之患庶具有瘳乎願熟計而審圖焉

谷北邊撫院孟豐麓

往時總督當秋防之時即移駐懷柔雲中三關聲援遼絕議者每以為言然南山一帶逼近

陵京今復舊制令督撫仍駐陽和居中調度東

西應援可也乃欲盡撤入衛之兵棄南山而不  
守則失策矣且防守數年虜中亦知有此徑路  
一旦棄而弗守假令虜乘吾之間以一軍綴上  
谷守將而以勅卒掩吾不備當其時誰任其咎  
乎善謀國者必不如是之疎也大疏請兵亦為  
得策但以京師驕脆之卒使之乘障遠戍恐不  
堪用耳容與本兵計之

谷薊鎮總督譚二華言邊事

即月三日得大同密報言把都兒於月中旬領

書牘

卷之二

五

三十騎來俺酋營約搶京薊俺酋遂率衆于二  
十里日徙營威寧海之東調集諸部日漸東行  
云云據此與公所遣偵探相符則虜之東犯必  
矣聞虜中荒旱饑疲馬弱諸部東西相牽心不  
齊一或未能深入然不可不為之備今議者咸  
謂薊人疲於工作決不能戰公誠督勵諸將鼓  
率士氣併力一決則啾啾之口不攻自息其南  
兵三千宜翼日前行當虜即有損失人能諒之  
若令北卒居前而已擇利便則憤怨愈不可解



也年未困於薊議心焉如擣苦廟堂不能擔當  
視聽疑惑奈何奈何京兵已促之赴鎮本兵悞  
弱甚可慮也

荅薊鎮撫院劉北川言分將當虜

頃得譚公書言各路措畫已定戒備甚嚴諒保  
無虞但聞虜欲分道入犯則我之勢力自分曹  
墻古石譚公已自任之馬大付之威帥燕河以  
東願公當之胡守仁南人恐威力不足以制諸  
將須公親駐邊陲督勵將士乃能有功拒之不  
書牘

卷之二

六

入此為上策即不幸而入亦望思為可戰之具  
因地合營懸賞勵士乘間覷擊彼亦安能狂逞  
哉薊事經營數年視此一舉望公留意辱示某  
生所著書皆根及理奧匆匆不暇細讀聊取其  
一二策觀之蓋篤志好學君子也惜其齒暮無  
以自見得公為之表章亦足以償其平生矣

與薊鎮巡撫

虜情叵測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昨已申  
告薊人務以整暇毋勞擾毋忘儻但得西警少

緩專意東防虜雖入吾據灣河以東無足憂者  
觀公措畫不俟遇敵已見勝徵矣老酋若果不  
東則上谷雲中恐不得安枕公宜戒諸帥嚴為  
之備板升大饑聞日有南歸者亦可因其饑而  
招諭之

與薊遼總督謀俺荅板升之始

賊聚而西恣在雲中晉陽矣既有的耗公自不  
得不西應之但南山一帶尚為可慮幸留標下  
一二枝以東事托之趙帥乃可專意西防也近

書牘

卷之二

七

聞土虜亦未動薊中或可無虞即有事薊人自  
足當之無煩西援矣外板升一事望公密切圖  
之去歲謀之業已六七分就矣而為大同守所  
壞殊為可恨今之視昔則又不同俺酋老矣其  
子台言嘗切齒此輩欲盡屠之乘其危懼之時  
招之易耳此一機也彼中荒旱饑窘人思南歸  
此又一機也故願留意熟計之今東患在屬夷  
西患在板升二患不除我終無安枕之日然西  
事稍易宜先圖也人旋附此以備採擇



谷宣大巡撫劉白川

頃據東西報虜謀皆已解散過望後無警則薊永之間可以安枕矣此雖朝廷有福胡運將衰然先聲伐謀屈兵不戰在督撫諸公之功尤當與殺敵者同論也

與薊遼總督譚二華論遏虜爭功

宣大之說妄誕狂肆見者無不笑之其意不過妬薊人之戒備却虜欲邀以為功不知疆場寧謐國家魚事人臣并受其福奚必功之自己

書牘

卷之二

八

出耶其疏不復下部徑批量賞蓋恐部覆又滋口說也公於此但宜付之不知置之勿論若與之辯折則又一某矣事寧之後可上一疏言今秋虜情據宣大初報十分重大邊臣恐懼無措躬履戎行晝夜戒備賴天威遠震廟堂指畫西鎮之強兵猛將既有以振其先聲內地之足餉守要又有以破其陰計是以醜虜畏阻自行解散在我無亡矢遺族之費而在彼有奔走約會之勞臣等待罪邊疆幸勉愆戾云云不惟不與

之手功而反推以與之彼當爵舌愧死矣恐公聞之或不免動意特以走告統惟鑒裁

書牘 卷之二 九

頃廣中亡人力詆俞帥科中亦以為言該部議欲易之僕聞此人老將知兵第數年以來志頗驕怠意其功名已極亦欲善刀而藏之論者之言適中其意前聞公以十月進剿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代者或未必勝之且撫按俱未嘗有所論劾乃獨用鄉官之言而罷之亦非事體故止

書牘

卷之二

九

於戒飾然不知其人畢竟何如公與同事必知之真若果不可用亦宜明示以便易置也

谷兩廣李蟠峯

各處有司當易者多但甲科今已除盡須俟新科然僕以為良吏不專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若庶其已試有效者就近更調即他途亦可也容即與太宰公議之大抵論廣中諸吏宜以操守為先庶且能上也即不能兼且先取庶者蓋數年以來廣盜之起始皆貪吏利其賄以致



故唐人有送南海尉詩云此鄉多寶玉慎  
勿厭清貧蓋自古以為難也俞大猷者畢竟為人  
何如便中幸示及

與撫院王鑑川訪俺荅為後來入貢之始  
昨有人自雲中來言虜酋有孫率十餘騎來降  
不知的否俺荅之子見存者獨黃台吉一人耳  
其孫豈即黃台吉之子耶彼何故率爾來降公  
何不以聞若果有此於邊事大有關係公宜審  
處之望即密示以信所聞

書牘

卷之二

十

荅鑑川策俺荅之始

虜種未降雖 朝廷有道能使遠人向化亦公  
威德所及也慶幸慶幸願此事闕係至重制虜  
之機實在於此往年挑松寨事廟堂處置失宜  
人咲之至今齒冷今日之事又非昔比不宜草  
草頃據報俺酋臨邊索要僕正恐彼棄而不取  
則我抱空質而結怨於虜今其來索我之利也  
公弟戒勵將士堅壁清野扼險守要以待之使  
人以好語款之曰吾非誘汝孫來降彼自慕吾

之化醜彼之俗故未耳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  
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  
以請賞但以彼慕義而未又汝親孫也不忍殺  
之且給賜衣服飲食甚厚汝欲得之自當卑詞  
效款或斬吾叛逆趙全等之首盟誓於天約以  
數年騎不入吾塞乃可奉聞 天朝以禮遣歸  
今乃肆其凶逆稱兵挾取吾豈畏汝者今宣大  
人馬豈復往年之比汝未則未吾有以待之且  
聞汝子辛愛怨汝之愛少妾溺幼子誘納吾中  
國叛人踈其種類旦夕且將殺汝汝肘腋之患  
不虞而何以汝孫為哉彼聞此言未必不動又  
聞那吉之来皆其奶公主之其人必有智計可  
使人密誘之曰我太師知那吉之降皆是汝意  
汝誠識事體知順逆者今太師已奏聞 朝廷  
大大與汝官職以賞汝功但今老酋臨邊索要  
願進羊馬數萬贖取汝等得即寸斬汝矣我大  
師念汝等慕義而未不忍利賄而殺汝任其索  
取斷不與之然今有何計可取老酋之首除汝



等之害者殺得老酋即封那吉為王遣兵送汝  
等歸故地永為中國藩籬長享富貴渠聞此言  
亦未必不動吾得因其計而圖之亦一策也虜  
之入犯乃其常事即其孫不降彼亦必入我亦  
必防公宜堅持初意審定計謀毋為衆言所淆  
今冬節已深塞外草枯彼亦不能遲久且虜中  
今歲饑荒頭畜多死東犯不遂西搶不成力罷  
於奔命計阻於多岐衆叛親離內難將作此亦  
天亡之時也向者僕固謂世必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此所謂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之但那吉數人  
置之鎮城且加防範毋令與外人相通厚其給  
賜毋使復萌歸念續降之人真虜分配將士華  
人各與寧家亦不宜聚於一處恐生他虞書生  
之見聊備採擇統惟鑒裁

再答王鑑川策俺答

降虜事一如公所議 旨云且與做云候 旨

另用皆含蓄未盡後來操縱自有餘地在相機



行之但聞老酋臨邊不捨又不明言索取其孫  
此必趙全等教之誘吾邊將而挑之以為質倘  
吾間隙而掩其所不備願公戒勵諸將但併堡  
堅守勿輕與戰即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多方  
間謀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他道擣其巢穴使  
之野無所掠不出十日勢將自遁固不必以斬  
獲為功也薊鎮援兵已有 旨掣回西防冗中  
草草統為鑿裁

與王鑑川言制俺酋款貢事

書牘

八卷之二

十三

降虜事情廷臣初意紛紛然廟堂論定前已獨  
聞於 上然後擬 旨處分閫外之事一切付  
之於公矣乃昨承翰教似與初指少異聞者疑  
之異議稍起僕竊計公發書時尚未見近日之  
旨也承教謂宜乘老酋欲孫之急因與為市誠  
然但 朝廷納降和戎須自有體今既與之以  
官即為吾人若謾然而納之率然而與之事屬  
挾取迹同兒戲損威傷重取輕外夷非計之得  
者也擬巡撫差人鮑崇德親見老酋云云回時



又令自揀好馬其言雖未必皆實然老酋舐犢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諸逆易其孫者蓋耻以輕博重非不忍於諸逆也乳犬驚駒蓄之何用但欲挾之為重以規利於虜耳今宜遣人先布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僕料老酋此未決不敢搶東賊之入非其本心昨已密授方略

書牘

卷之二

十四

於方公趙帥計此時想已出邊若諸將肯併力一挫之則黃酋不敢復入而老酋之勢自孤計利圖便陰陽開闔在我自有勝筭矣或慮虜久住不退兵連財費者此不揣於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即可以紓數年邊患其所省豈直數十百萬而已哉而又何惜於目前之少費哉恐公為衆議所格措畫少失遂棄前功故敢陳其愚

又



頃有妄言者已奉宸斷黜之此中更無異議  
但此事關係重大須處置得宜操縱在我上不  
失朝廷之體下可獲柔服之利乃為勝筭也  
奉教有授使口詞及虜中來語發絨無之想忘  
付未使也虜使以二十日發去計今想已得其  
要領必如初意執送趙全等首惡數人納款效  
首索其番文信使乃可奏聞朝廷為之哀懇  
仍加那吉一職銜賚以衣幣禮而遣之則老酋  
既感不殺之恩小虜亦受中國之命自可以銷  
書牘

卷之二

十五

其惡毒懷我好音邊境之利也處分有緒望先  
期密示或更有商量乃可題請虜酋賜衣差人  
於內庫揀鮮好者付去使賚致幸即命製予之  
大疏已下部當先行優賚徐議陞復耳

與方金湖言制俺酋款貢事

間諜一行虜即喙吮賴天之靈愚計幸而屢  
中慶甚慶甚小酋定許其歸但須少留難之務  
令執送諸逆誓永不犯乃可奏聞朝廷禮而  
歸之小小結局僕之始謀固不止此然亦數年



之利也今錄去寄鑑川前後二書覽鮑崇德返  
自虜中尚有定議幸星夜密以見教以便措畫  
鑑川謂馬帥賊在門庭按兵不赴意甚嚙之僕  
再三為之營解謂老酋方駐在近邊渠豈敢輕  
身東援乃得免於重叅公須為調護於中可也  
今秋邊事公功最多須先行薄賚徐當議處

寄太史吳後菴

念昔與公投分非淺中更離隔可為惋嘆茲當  
聖明之隆方欲招隱遺於邁軸賁束帛於丘園  
而公以青年儁才竟為例格一蹶而不振豈非  
命哉然人能抑公之官職而不能抑公之人品  
能使其事業不顯於當時而不能使其文章不  
傳於後世其所能者則既無可奈何矣其所不  
能者則願公勉焉

與王鑑川謀取板升制虜

降虜事前已悉若彼果能執送諸逆則當以禮  
遣還那吉厚其賞賚以結其心却青令奉表稱  
臣謝 朝廷不殺之恩賜賚之厚因求講和納

效貢俟其誠之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議其封  
爵貢額耳但僕獨有意外之防不敢不告趙全  
諸人背華即夷為日父矣彼豈不預結於俺酋  
之左右邊墩之人亦豈無為之耳目者今我明  
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許此輩豈得全不知覺  
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縛如鷄狗乎萬一語  
泄彼得而謀或聊以脅從數人塞責而朝廷  
明旨一出不可復返雖棄重質但獲其毛賊數  
人則於國家威重豈不大損此其可慮者一

書牘

卷之二

十七

也據鮑崇德所傳俺酋之言雖若哀懇然猶身  
駐近邊擁兵自強平虜城外遊騎不絕轉餉哨  
探俱屬艱難名雖哀求事同強挾未見其為誠  
款也今必責令將有名逆犯盡數先送入境返  
其巢穴掣回遊驛然後我差官以禮遣歸其孫  
則彼之誠款既仰我之懷柔有體若擁兵要質  
兩相交易則夷狄無親事或中變唐時吐蕃劫  
盟之事取咲強胡此其可慮者二也今之議者  
皆以小酋為禍媒急欲遣之圖眼前無事耳



於封爵貢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間若鄙意則以  
為今邊防利害不在於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  
求和之誠與不誠若彼果出於至誠假以封爵  
許其貢市我得以間修戰守之具與屯田之利  
邊鄙不聳穡人成功彼若尋盟則我示羈縻之  
義彼若背盟則興問罪之師勝筭在我數世之  
利也但恐其孫一歸彼願已遂求和之意必乖  
本圖或請乞多端難於聽許明年當復未侵雖  
獲趙全等數人恐於彼無大損益此可慮者三

書牘

卷之二

十八

也大疏早晚即復其中委曲難以一一指授望  
公與金湖兢兢圖之公亦須移駐鎮城庶便措  
畫又阿力哥本導那吉來降與之必至糜爛今  
彼既留周元二人則此人亦可質之以相當統  
惟留意

與王鑑川計送歸那吉事

向者奉書誠為過防辱未教事事有備可坐而  
收功矣慰甚慰甚初擬老酋賞賚那吉加官後  
思今虜所急者在於得其孫且了此一事待封

責事成則其部下酋長皆授官爵而老酋例有  
蟒服之賜向後給之未為晚也旨中不重執叛  
而重輸誠哀懇蓋 朝廷懷柔外夷之體幣布  
已於內庫索出星夜賞上到即行事毋使虜久  
候心變小酋既去宜厚撫之傳與方金湖兀那  
吉所用諸物可悉與之宴賚皆宜從厚彼亦人  
也能不懷感他日有事卒相遇於疆場知軍中  
有王太師亦必避公三舍矣此在公可以便宜  
行之不必一一以聞也諸逆既入境可即執送

書牘

卷之二

十九

闕下獻俘正法傳首於邊使叛人知畏先將那  
吉移駐近邊叛人先入那吉後行彼若劫質即  
斬那吉首示之閉城與戰彼曲我直戰無不克  
矣阿力哥斷不可與之留得此人將來大有用  
處望公審圖之姚子之言甚妄恐金湖聞之意  
或灰阻願公曲加慰勉此事關係甚重倘處置  
少失雖離地方責亦難諉况未必得去乎事機  
所在間不容髮尊見既定斷而行之勿自掣肘  
彼雖有言廟議已決無足恤也



答徐大室憲長

處中之轉已乖輿論至乃橫被口語形之論列  
則是非倒置甚矣疏中所云絕無影響即欲擬  
旨徑留又思衆不可蓋公論未伸將謂僕有私  
於公則公之卓行貞操終無以白於天下矣故  
不得已而行勘已曾達意代者令其虚心體察  
毋入先言諒人心之公自不容泯近訪之故鄉  
人云公以志行高潔為衆所忌似不宜獨答一  
人以自樹敵也

書牘

卷之二

二十

答王鑑川

虜酋內附逆賊伏誅邊境牧寧神人胥慶此不  
世之功也加秩廕賚未足以酬尚當有待封賞  
事既與虜約豈宜先背奈本兵畏縮異常庸夫  
尚多異議將未若欲收功未免復排衆論但僕  
昨於處降執叛一事心力已竭今未知復能任  
此事否時難得而易失功難成而易壞奈何奈  
何

與王鑑川議堅封貢之事

僕竊祿無補濫被恩私夙夜省循顛躋是懼乃  
辱華翰遣賀益增其愧耳感謝感謝封貢事乃  
制虜安邊大機大略時人以媚嫉之心持庸衆  
之議計目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欲搖亂而阻  
壞之 國家以高爵厚祿畜養此輩真犬馬之  
不如也僕受 國厚恩死無以報况處降納叛  
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復他諉待大疏至仍  
當極力贊成但許貢之後當更有一番措畫金  
湖既去代者恐未必相成須借公威望屈留數  
月庶可免事後之慮耳

書牘

卷之二

二十一

荅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為此言者  
不為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  
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  
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  
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為倒懸寇公不肯主議  
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  
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



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秦明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段駑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為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為之約束毋得闌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既通貢邏騎自稀邊鄙不聳籬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

書廣

卷之二

二十二

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以為聲勢俺酋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收什衆心已離吾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整軍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垂意阻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

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

言五利也凡此五利皆古之謀臣策士所為禱  
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擣巢  
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失  
此機會不為 國家審圖故僕以為為此言者  
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於桑土之防戒備  
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  
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  
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肯呪夷狄乎但在我  
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乎  
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  
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於此者乎利害  
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嗷嗷以此為言故僕  
又以為不智甚矣劉院既知此事顛末又與公  
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及鎮守兵備  
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  
宜僕與玄老當備聞於 上請首行之浮議雖  
多不足恤也



後至辱華翰深荷雅情比來南中諸疏皆愜與  
論臺諫公議所出 朝廷耳目攸係願諸君勉  
旃毋以言為諱也

寄陳松谷相公

都門解袂與玄老相對哽咽者久之不惟感德  
傷離蓋亦惜大賢之去國嗟善類之無依也別  
後邊聲四起羽檄交馳幸內外粗備虜亦旋遁  
有問即有虜孫未降之事 主上用愚計幸而  
時中板升賊首纍纍生致於闕庭誠 宗社之

書牘

卷之二

二十四

福邊疆之幸但外寧內憂聖人所戒未知向後  
何如耳此必台念所切敢以奉聞餘惟若時珍  
攝以需寵召辱長公惠書冗不及裁荅師翁既  
去不宜復奪 上左右簪筆之臣也幸即命北  
發以慰惓惓

與王鑑川計四事四要

封貢議起發言盈庭類皆以媚嫉之心而特其  
庸衆之見本兵錯愕惶惑莫展一籌不得已乃  
於文華殿 面奏請旨行之又將 成祖封和



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揀付本兵然嗷嗷之喙  
雖已暫息而賄賄之諛伺釁而動彼既不能為  
而妬人之有為必且幸其事之無功而求中其  
說此僕所以日夜兢兢不遑寧處者也昨 旨  
乃僕所擬其中盖有二意一則欲公悉心經畫  
務極穩妥一則欲公教督諸臣比常倍加防守  
今就二意之中所當經畫者有四互市初開邊  
氓畏慮不敢貿易虜人不市釁怨易生今歲且  
宜官為處置使邊氓睹利則人及樂從一也鉄

書牘

卷之二

二十五

鍋乃虜所急者頃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  
魚已今聞廣鍋毀則不可復為兵宜稍稍出官  
錢市之未歲責令如數更換二也虜使既不許  
入朝須安置得所鎮城之中民物殷阜易啓戎  
心昔年豪宗獻城之事可為殷鑒頃者流議皆  
起於鎮城之人虜使一入人人惴恐宜嚴加防  
範以杜奸萌倘邊堡可容魚令得入鎮城三也  
馬趙久為邊帥趙雖喜事而近忠可馴伏也馬  
故多端素與虜通其部下多真虜而又有內主



封貢之議渠最不願聞公近日以法繩之頗不能堪以其含憤蓄愁之私而行其幸災樂禍之計何所不至雲中人情公所素知今既不能去亦宜以計用之母令積恨生變四也其所當修備者亦有四要城堡及時修併邊境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招治邊之氓開墾荒屯充實行伍鍛礪戈矛演習火器訓練勇敢嘗若敵未二也趙全等妻子黨與尚在虜中宜於互市之時陰察賊情知其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可則擒之庶

書牘

卷之二

二十六

逆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擣巢趕馬在邊士雖借以邀功冒賞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既禁不出塞則虜人寡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覬幸他日渝盟之事不在虜而在邊人矣此宜預處以杜釁端者四也前四事不急圖之則貢市之事不成必流讒妬之口後四要不預畫之則貢市雖成無益反貽他日之憂僕與公委心為國休戚相関故敢縷縷罄其愚悃惟公採而行之幸甚

幸甚

平大荅荆關水部曾省吾付本  
透辱翰貺深荷雅情客有荆南耒者道公權政  
清肅誠近年罕覩濟時大業大受根基於此可  
窺其槩矣敬仰敬仰厚惠不敢當附使歸璧外  
小錄奉覽諸惟鑒存





江陵叔大張居正著

隆慶五年

與薊鎮楊巡撫

虜已東行不知遼左有備否貴鎮清查虛餉萬有餘人數十年宿蠹一朝剔去司國計者方且嘖嘖彌羨乃聞近日又欲募卒補伍是以弊易弊也且南兵工食在常額之外方患無以給之賴此補數似不必更招浮淫以滋冗濫也又

書牘

卷之三

聞百川公有示令軍士有能告言將官虛冒軍餉者賞銀五十兩恐啓陵上之漸然其中必有謂不如所聞幸密以見教東事無日不在鄙懷故喋喋如此統惟原亮

荅三邊總督邵文川

辱華翰知已建牙視事矣無任欣慰北虜乞貢頃於文華面奏奉宸斷行之惟三邊事體稍異須兩督撫會議耳響水極當虜衝急宜修繕昨何君請馬價原與督府會行乃太僕遂加醜

詆過矣神木兵備查盤道長有疏意欲照舊例  
宜從之其叅守兵馬亦不必更允矣

荅貴州撫院阮沙城

辱示知安酋事已有次第別時所云今一一俱  
獲實效審爾則差官可不必行矣此事不煩一  
兵不費斗粟而凶狡服罪地方救寧公建此大  
功宜膺上賞俟大疏至當有以處之

荅督撫鑑川

封虜使者本兵依違久之不能決竟遣一叅將

書牘

卷之三

二

行其人年少輕率恐不可使之見虜酋第令捧  
勅至幕府另選邊吏充使可也副之者鴻臚署  
丞王勲頗諳夷語能辯番文可備驅使惟裁而  
用之偶患泄瀉伏枕占授不悉欲言

荅廣西撫院李蟠峯

古田積寇盪平地方寧救公威德所及遠矣頃  
本兵奏績薄行陞賚聞廣左又以大捷隆恩懋  
賞當有待也 聖德光被南北寢兵僕伴食無

功陰受其福



荅兩廣殷石汀論平古田事

積寇盪平黎庶安堵此不世之功也乃嗶嗶者  
猶有事後之議雖 聖明遠矚功罪不淆然亦  
足亂人意聞其說皆柳州士夫倡之以此見夫  
之暫留數月不獨為地方計亦所以為夫計也  
近來人心不古好生異議以其媚嫉之心而持  
其庸衆之見惟欲徇己私不顧 國家便否  
即如去年虜孫之降舉朝駭懼以為不可納僕  
曰納之而索吾叛人可盡得也貴州之事撫臣

書牘

卷之三

三

請兵請餉衆皆曰可許僕曰此渠叔姪間爭殺  
耳不足以煩 朝廷古田密邇會省蕞爾小醜

敢戮 天子之命更不容不討衆皆曰劇賊據

險兵力所不能加即欲除之非集數省之兵費

五六十萬不可僕曰不然吾知殷公必能辦此

諸君但觀其破之此三策者皆大違群議而僕

獨以身任其事 主上用僕之策幸而時中矣

乃異議者猶欲搜求破綻阻毀成功以快私指

嗟呼人臣為 國家忠計可如是乎若僕則誠



恩矣前承教廣益議鑿鑿可行然必得文處體  
緒後人乃可持循恐終為異說所壞也南明磊  
落偉竒之士昨即欲引真部堂以其夙蒙訾議  
今初召起聲實未著故暫借敝省撫臺旋當與  
丈先後登進耳同年在仕籍可用者無幾他日  
為譽國家柱石在文與南明公新安一郡產此  
連璧敬羨敬羨先後領華翰或不能盡復大都  
具此統惟鑒原

楚中荅楚按院陳燕野

書牘

卷之三

四

楚中連歲災鍾人不聊生公精覈吏治修舉實  
政百方省節加意拊循楚氓所宜世世而頌祝  
者也去歲秋闈流言倏起旋滅今則惟聞頌聲  
休譽而已徐憲副昔守敝郡甚有政績而恃其  
才守屢憎於人雷院之論蓋誤聽人言非有私  
惡也襄漢士民自有公論願公博訪而審聽之  
如事有實跡則亦非僕所能庇也

荅松谷陳相公

別後樞衡之地屢致鴟鵂機辟盈野鳳翔九霄



以翁之出處視今人之去就豈得並日而談哉  
欣慕欣慕薰錄向欲呈覽以無便翼茲撫臺承  
差去敬附二冊內學論二議論及策之一二三  
寔出拙搆知已傳咲於蜀中久矣倉卒不敢修  
起居之敬尚容專候統冀台原

無咎 荅三邊總督戴晉菴

頃五月二十一日已封拜虜酋俺荅為王諸小  
酋俱授以官職入貢互市次第舉行獨西虜未  
靖兩督府會議部中遲疑近有人云公謂僕以

書牘

卷之三

五

舍親西石之言變其初說此傳者非也西石之  
意原與鄙見相左僕初未嘗因其言少有疑阻  
但以西事與宣大微有不同所慮者撫賞之費  
無從措處故耳行兩督府虛心計議務求停妥  
今東事既已就緒在西勢不能獨異幸早決大  
計以便題覆

與楚撫院汪南明

辱惠不敢例辭登領感謝承教云云今日籌邊  
第一計僕已慮之久矣但譚戚二君數年間大

忤時宰意幾欲殺之僕委曲保全今始脫諸水火一旦驟用之恐不可成徒益衆忌且以九邊萬里之遠馳驅經略而責效於三載之間即二君高才亦未能辦也當取公策秘之錦囊中酌而行之大疏封還未敢宣泄惟冀台原

荅兩廣殷石汀

前有小柬言近事頗悉不審徹記室否紛紛之議聞皆起於柳人聽者不察率尔奏牘其中自相詆牾茫無的據幸 聖明遠矚公論昭然公

書牘

卷之三

六

亦不必以此疑阻要令餘毒盡銷士民安堵則忌吻浮談不摧自破矣人旋附此諸惟鑒存

荅河道按院胡玉吾

新河之議原為 國計耳今既灼見其不可則亦何必罄有用之財為無益之費持固必之見期難圖之功哉幸早以疏聞亟從寢閣始者違議之人意蓋甚美其說雖不售固亦無罪也

又

始慮新河水泉難濟憶度之見不意偶中辱別



據所云剴切洞達深切事理自勝國以來二百餘年紛紛之議今日始決非執事之卓見高識不能剖此大疑了此公案後之好事者可以息喙矣書至即過玄翁言其不可成之狀玄翁亦慨然請罷蓋其初意但憂運道艱阻為國家久遠計耳今既有不可自難膠執成心蓋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為可行而行之固所以利國家以為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國家也此翁之高爽虛豁可與同心共濟正在於此誠社稷之福也海運一策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者尚須淮商直達天津風洋無阻乃可圖之僕猶慮海禁一馳他日更有可憂者耳大疏會同巡撫梁鳴泉不必另疏

荅河南巡撫梁鳴泉

膠萊新河始即測知其難成然以其意出於玄翁未敢遽行阻閣故借胡掌科一勘蓋以胡固玄翁所親信又其人有識見不隨衆以為是非且躬履其地又非臆料遙度者取信尤易也昨



胡掌科揭呈明白洞切玄翁見之亦慨然請  
停不必阻之而自罷以是知執事向者之言雖  
極痛切未免預發其機也區區今處天下事大  
率類此雖竭盡心力不過小補而已終無能有  
所建明此易所謂屯其膏施未光者也王敬所  
在齊中政事何如兩司及諸郡長吏孰為可用  
統希見教不悉

却並答閩中憲使李義河

書牘

卷之三

八

使至辱教知道從已入闕良慰鄙懷以丈素所  
蘊蓄豈欲專一丘一壑以終老者哉古人云得  
時無怠褻矍躍馬猶恐失時今主上虛已以  
任宰相百執事師師濟濟咸欲有所表見周道  
寧夷倖門堙塞以時言之似亦可矣願丈急乘  
之母怠又喜榮轉近闕旦夕且將有大畀焉

答南宗伯秦華峰

惟公昔以無妄蒙議私心嘗為不平曾在位者  
有不悅於公未敢昌言之也茲幸玄翁堂銓又

惟敬重故得以贊其區區願留曹清閒尚未



以展攄宏蓄耳徐判屢有書耒道公相念厚情  
感切感切

荅薊遼總督王鑑川  
前得饒君書虜王已憤怒北還秋間糾衆耒市  
竊計虜帳既歸豈能驟返商民一散難以復集  
當秋高馬肥之時值新虜再至之銳求索必多  
釁端易起故欲延至冬間徐為措處耳茲奉教  
知虜尚未去市期近在此月則便當以速了為  
妙何必又改期再約乎饒疏已覆不上一切惟

書牘

卷之三

九

公所裁但至期仍望公提一旅稍稍西行以彈  
壓之虜王聞公之耒必堅奉約束且大軍在近  
三晉之文吏懦將亦有所恃而無恐知公為疆  
場撓慮不憚一行也承教謂虜酋動以封爵誇  
示其衆公亦使人屈禮以歆艷之甚善甚善僕  
嘗恐虜不慕官爵之榮不貪中國之利但以戎  
馬與吾相角於疆場則真無可奈何今誠有慕  
於我我因其機而制之不過出吾什一之富則  
數萬之衆皆可折衝而使之頑今時人皆不足



以語此反以為狂且悖耳昨上谷二市甚得其  
利黃酋弭耳帖伏皆仗公威望遠懾但水泉事  
完則大功克就矣頃慶禮告成中外胥悅在僕  
私心尤為欣忭不煩中歸幸與曠直精信之  
而擇答貴州撫院阮沙城意審信之且

坐鎮在雲貴土司原有故事但須擇廉慎有謀  
者遣之不然反足以納侮啓釁前見水西衆頭  
目有疏言安國亨子幼不能統衆此必安酋使  
之但其中委曲亦宜審處貴竹土司與雲南鎮

書牘

卷之三

十

守不同難以例論或省諭安酋令其安插阿傀  
停當及各犯盡數執出錢糧抵補俱完許與乞  
恩盡赦前罪昭舊管事則坐鎮亦不必遣矣阿  
傀既出省城禍根已絕向後家事亦豈盡羽翼  
而乳哺之乎在公心知此意審計之耳然事機  
遼遠不能遙度不敢中制幸與鄭道詳計之

答憲長施恒齋

雷道長誤聽人言論劾徐君徐君又妄自猜疑  
謂公揭之轉轉相疑竟成蕉鹿受病之根必有



所在久當自知之昨徐君亦有書言此事僕已  
再三譬曉之渠必開悟其事已屬之陳道長勸  
處諒為昭雪徐君平日心行僕固未能深知若  
在荆襄則誠未可議也

荅河南巡撫梁鳴泉

膠河罷議不惟寬東土萬姓財力且使數百年  
謬計一朝開豁不致復誤後人誠一快也胡掌  
科之勘議詳明玄翁之心無意必皆足以為後  
未處事之法區區何知焉誤辱獎借深以為愧

書牘

卷之三

十一

別楮所云一一領卷

荅郝巡撫

西事處置略備部中方議覆行但未貢先市恐  
非事體至於家丁增餉數款乃調停撫馭之策  
恐不宜與貢市同題已屬本兵酌處之戴公計  
惑於主斷氣奪於嚴旨故倉皇失措如此人旋  
草草附復西鎮遼遠事機不能悉知望不時密  
示以便措畫

荅河南巡撫梁鳴泉



今歲徐邗河患更據將未漕事深有可慮得通  
此一線以備不然誠預防至計但事開海防理  
須慎重一應造船設官皆計慮周悉庶可無虞  
昨所遣商販須換來面訊之明歲且姑少載試  
行若果通利逐漸加之可也統惟審圖冗不多  
及

荅宗伯高南宇

辱教知東山情切高駕夷猶殊失朝野之望茲  
溫綉再頌敦勸愈篤恐上命不可屢抗物望  
不可終派區區鄙衷曾與陸儀制略言其槩想  
亦以轉達矣如僕輩薄劣不足以致天下賢者  
然公平生自負謂何可終老林壑乎

荅河道潘印川

頃報運舟漂覆近百正糧虧失四萬有餘數年  
損耗未有如是之甚者國計所關日夕懸切  
今海道既已報罷河患又無寧時不得已復尋  
泃口之議頃已奉旨煩公與張道長勘議幸  
熟計其便且將從事焉



答關中憲使李義河述時政

評至奉書知道從已抵關甚慰鄙懷勅書為管  
文書內監所持茲即查付奉勅行事可不須文  
憑也邊事近稍次第賈誼欲以三表五餌制單  
于蓋古之謀臣策士所以勞心籌慮敞口遊談  
冀望而不可得者正在於此今我不煩一士不  
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替我也奈何今人為宋  
儒之說沁入心脾與之語此如啗烏附異議紛  
紛幾至顛躓賴主上納用愚計幸而時中然

書牘

卷之三

十三

為國家謀則忠自為謀則愚矣計然三策今  
始售一向後未卜利鈍何如辱教云云固知豪  
傑所見自與凡人殊也試錄小技不足入目且  
意文久已見之故未敢寄覽茲奉命付去二冊  
其中文字大抵皆僕所削若學論二義論及策  
之一二三則全出拙筆也麻姑擲豆猶作狡獪  
變態可咲可咲丈瑣籟宿望久困藩服鄙心未  
嘗敢忘有待有待相去伊邇此中動靜想得具  
聞有可以助我者望不時直教幸勿以秦越相

視也

荅邊鎮巡撫

辱密示言虜情邊事一一俱中肯綮西事以總督持議不決以致驕虜怨憤及奉 旨詰責則又倉皇失措未貢先市殊非事體也威正怡者不知前已授官否渠既能制吉能即可用此人以行吾之策切蓋黃台吉通佛經識義理昨在宣大調伏俺荅老把都二酋甚有功於中華故特賜勅賞賚此二人者一宜以計用之一宜以書賈

卷之三

十四

禮處之俟延寧貢市事完疏中可略叙此二人另行量賞若疏已發行不及叙錄公可自以已意陰厚之以結其心蓋制馭機宜自合如此延寧勢異馬價平給委為失宜昨喻意本兵此後尚有劑量也

荅總督方金湖

邊事近未處置幸已就緒今秋三陟晏然一天不驚誠 宗社生靈莫大之慶但外寧內憂聖人所戒封疆之臣未可一日而忘備也昨具疏



請勅飭戒諸邊仰荷 聖明允行世必有非常  
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  
常之功今邊政久馳誠欲及時整理興建鴻業  
非常人所能也如虞坡二華故事借丈以墨經  
臨戎使旋輒附鄙意外小疏寄覽

荅薊鎮巡撫劉百川

調取南兵事俱如高議本兵已覆行矣永東小  
警雖聲在遼左然亦不可不多為之備公但駐  
適中地方以便調度似未可便東行也聞公與  
撫按諸君方議調兵行糧事薊永事勢與他鎮  
不同若俟賊已見形而後調兵支糧則無及矣  
事有權宜不宜膠柱惟公裁之

荅南學院周乾明

書稱敬敷五教在寬所謂寬者殆以入之才質  
有昏明強弱之不同須涵育薰陶從容引接使  
賢者俯而就焉不肖者企而及焉如是而已今  
人不辭寬義一切務為姑息弛縱賈譽於衆以  
致士習驕侈風俗日壞間有一二力欲挽之則



又崇飾虛談自開邪徑所謂以肉驅龜習薪收  
火也本朝監規及卧碑所載凜若冰霜督學使  
者俱用憲臣為之皆有深意南都首善之地惟  
公留意焉

荅奉常陸五台

僕雖無似夙抱敬賢之心今幸備位台省其所  
振舉甄拔不可勝數矣乃平生敬慕如丈者顧  
不能一引手焉君相造命豈其然哉雖然中心  
藏之不敢忘也令弟回草草附候聞以華嚴合  
論梓行此希有功德也刻成幸惠寄一部別具  
路紬二端侑柬統惟鑒存

荅石麓李相公

弟平生孤子寡與獨受知於門下及同居政府  
一心協德庶幾有丙魏同心之誼中外士民亦  
靡不惟悅和合各適其意不啻坐春風而飲醇  
醪也豈意風雲倏起陰晴頓殊昔為比目魚今  
作分飛鳥人生聚散離合可勝嘆哉愴然愴然  
綠野開尊庭闈絢彩且用慰心自娛而已他何



論盛使回草草附此諸惟台亮不宣

荅楚按院陳燕野辭表間

辱示敝省錢糧查刷已有次第易知單冊正月  
可完知公為楚民計慮深遠仰戴仰戴孫方伯  
前已言其仰承德意悉心措畫此外如温大叅  
劉糧儲亦誠一時之選也楚人何幸何幸頃得  
家信言公表間之命堅不可回方切愧悚乃又  
垂念先世再辱嘉貺是重僕之不德也念昔先  
曾祖平生急難振乏嘗願以其身為薦薦而使

善牘

卷之三

十七

人寢處其上使其有知決不忍困吾鄉中父老  
以自眩其閭里且今歲楚中重苦墊溺少省一  
分則小民亦受一分之賜在寒門少此無捐纖  
毫而裒多益寡在鄉人則有大惠焉萬望俯諒  
鄙心出於誠悃並價之命一切停寢則信我之  
深比之惠我之厚又萬萬不侔矣敢布復心惟  
公裁許焉

荅宣大巡撫吳環洲策黃酋

黃酋書昨鑑川公亦曾抄寄本兵此酋貪縱寡

謀終當歸吾羈紲觀其書詞已非昔時之倔強  
可因其機而制之多行間謀以疑其心時用利  
餌以中其欲諒彼無能為也其妻家在三衛者  
即傳與薊人量加優恤亦制馭之一機也史大  
官去歲侵盜二酋馬近千故二酋恨之已甚其  
欲尋殺不獨為其近邊蓋亦思以報之矣然此  
雖小僮其技與虜同且倚山為險料二酋亦無  
如之何宜無而用之以為宣鎮外藩時時戒諭  
以各守分地住牧為業毋妄肆侵盜使二酋得  
借以為口實但此輩撫賞資半出軍士月糧割  
肉充腹乃自困之道宜有以處之吳兵憲道南  
感公同心之契思以自効其志甚銳不知畢竟  
能成否辱示今所宜措畫者一一中的但願審  
度時宜慮定而動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况今時  
則易然耳

書牘

卷之三

十八

日來屢辱翰教差人皆不索報坐是失候承示  
大疏八事公圖之皆已有緒要在邊吏着實奉



行期有成效可也然八事之中屯政為要今之  
議者皆患兵冗一切務為清汰節縮僕竊以為  
過矣天生五財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  
不得已而去今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  
為足兵而務為去兵則唐之季世是矣然足食  
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舍屯種莫繇焉誠使  
邊政之地萬畝皆興三時不害但令野無曠土  
毋與小民爭利則遠方失業之人皆將襁負而  
至家自為戰人自為守不求兵而兵足矣此言

書牘

卷之三

十九

似迂然在往時誠不暇今則其時矣故願公留  
意焉黃酋邇來間漸就羈紲觀其書詞可見此  
酋雖狼戾無親然貪縱寡謀番為易制弟無使  
老把都與之合勢此孤虜無能為也疆場小釁  
或不能無在因其機而御之期不害吾大計耳  
使旋草草附候屢次裁復并此謝過統惟鑒原

荅吳環洲策黃酋

辱手書及麻叅將揭帖具悉黃酋沉迷酒色憚  
於西搶祗欲近邊謀生故屢次需索又威脅屬



爲之納進其情不過如此未改即踰盟也史  
大官服屬已久昨又已嚴行約束令其各守分  
區無相侵盜足矣乃必欲勒之親赴虜帳何為  
哉鑑川之意不過以今歲貢市甫完恐以疆場  
小釁棄其大功不知 成祖封三虜王使命方  
回寇騎已至許襄毅在大同東邊開市西邊搶  
掠夷狄之性豈有常哉願吾制御機宜何如耳  
犬搖尾乞憐回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則大杖  
加焉且渠戰兵不滿萬人其父叔諸部俱已臣  
順獨此孤虜如其拔扈以上谷全鎮之兵益以  
吳大官之衆令雲中以勁卒擣其巢穴彼何能  
崩渠曾占卜當死南朝觀其狂躁不常殆天將  
亡之矣公幸與趙帥密計如可柔服以計飴之  
如不可處即宜以大義責之明與之絕毋但姑  
息養虎以自貽患也聞已遣人好諭之倘得其  
要領幸即以寄示萬萬冗不多及

蒼雲南撫院阮沙城

得十月二日書知公前後處置安箇事已竭盡



心力功高賞薄深以為歎然公之勲名著於此矣疏窮奏事人即貴州承差昨已擒獲重治向未土酋搆覺皆此輩為之倘解回發遣更加重處毋令得脫復為他日之害也

答總憲凌洋山言邊地種樹設險

辱教種樹事邊臣搏美虛套大率類此僕起家畎畝頗知樹藝之理昔謝病山居手植榆柳今已鬱然參天若以官法為之積歲累月竟成虛謬矣初時人建此議僕即與同事者曰種樹設

書牘

卷之三

二十一

險亦守邊要務也但只如議者之言決無成效同事者頗不以為然今已數年迄未見有一株成者即如臺工一事當時若非僕力排群議以身任之二華與公殫力運思躬親督理則今亦當為烏有矣天下事豈有不從實幹而能有濟者哉昨閣中小疏已曾懇切言之自後積習或當少變 國家欲興起事功非有重賞必罰終不可振未歲擬遣大臣閱視大行賞罰如猶玩曷難振則僕自請如先朝故事杖鉞巡邊人臣



受國厚恩坐享利祿不思一報非義也何如  
何如

荅崇川殷相公

使至知台從已返仙里深慰鄙念宋人有一聯  
云山中宰相無官府天下神仙有子孫前一句  
公已得之後一句願公勉爲使旋迫節草草附  
復別具侑柬幸惟鑒存

荅宣大巡撫言虜求佛經

虜王求經求僧此悔惡歸善之一機也南北數

書牘

卷之三

二十二

百萬生靈之命皆係于此天祐中華故使虎狼  
梟獍皆知淨修善業皈依三寶我聖祖謂佛  
氏之教陰翊全度不虛哉禮曹准公咨即可題  
請不必另疏但今在京番僧皆溷濁淫蕩之流  
不通釋典遣去恐為虜人所輕耳所求佛經須  
有我聖祖御製序文者乃可與之公可特作  
一書諭虜王嘉其善念曲為開導示之以三塗  
六道之苦誘之以人天福果之說及念珠坐具  
之類亦可稍稍裁與俾益其向化之心則亦調



伏凶人一大機括也聖人之道苟可以利濟生  
民隨俗因其教可也何必先王之禮樂法度而  
後為哉

荅臺長蕭允喁

辱華翰獎許過情使人愧悚猥以謏陋謬膺重  
寄頃又特奉 綸音勉以同心望以夾輔日夕  
兢兢懼無以仰承德意所望海內道誼知契匡  
助其所不及幸公有以教我也近見督府察院  
論牧地事不相下其言皆過激天下事非一人

書牘

卷之三

二十三

一家之事自宜虛心觀理務求其當奈何忿爭  
如此竊意此事非公不能解之頃已屬意本兵  
議復牧軍驕悍論久不決或有他慮非細故也

荅翰學張鳳盤

別後得途中所寄二書情款備至慰諭諄切觸  
事感懷不覺慨然興嘆念知己之遠闊晤話語  
之無從也丘園之賁初擬秋期既復思之得時  
毋怠况既奉 特旨召用自應以趨命為恭可  
勿事夷猶矣賚咨人去草草附復別悰萬種統

俟面陳幸惟鑒亮

江陵叔大張居正著

谷總憲於華山

夫數年... 德所及東... 卷之三

卷之三

二十一

谷翰學張敬盤

別後得途中所寄... 之無從也... 毋急死既奉... 御事... 矣



大岳集書牘卷之四

江陵叔大張居正著

隆慶六年

荅總憲孫華山

僕數年圖畫邊事苦心積慮冒險涉嫌惟公知之他人不能盡諒也茲賴祖宗之靈主上威德所及東師奏凱西虜款關區區一念報國赤忠庶幾得以少見矣寔未敢有一毫計功謀利之心昨三疏辭賞由中非矯重遠上意

書牘

卷之四

一

暫且祇領終當懇辭以明愚志焉辱華翰厚貺重增其媿佳紬登受餘輒璧附使者草草附謝統惟鑒原

荅兩廣殷石汀計剿廣寇

廣事披猖已久一但乘其後遂欲責效雖管葛猶難昨電白報至僕恐好事者不察事機妄生譁議故即擬旨分割其事假公便宜俾得以自展焉治亂國用重典廣固亂國也其勢非用兵威以震盪之奸宄不畏良民無依所慮者費用

不給將帥之才公有何妙策幸一一見教僕  
魏相坐測之能然以愚忠不量力每事輒欲以  
身任之或可為公一助焉願公安志審畫毋自  
退阻

荅荊州道府辭兩院建坊

未具稿願公再

往者察院建坊僕屢書止之竟不獲命僕竊以  
為未為知我者今聞汪凌二公又有此舉使僕  
疾首蹙額跼蹐無措敝郡連年水患民不聊生  
乃又重之以工役使萬姓喑喑口咀呪而心咨

書牘

卷之四

二

怨將使僕為榮乎辱乎若欲給與折價尤不敢  
當家有薄田數畝足為俯仰之資僕又時時以  
其祿入奉上老親給鮮為賓客費家不患貧而  
諸公所餽銖兩皆民膏也僕何功以堪之何德  
以享之頃已有書懇控二公恐未見諒願公再  
以鄙意固請必望停寢乃見真愛若不可止如  
向者面贖云云唯作廢府納價貯庫作數僕亦  
受惠多矣僕雖無德於鄉人而亦惧叢怨以重  
吾過諸公誠愛我者宜視其所無者而與之奈



何益其所有以滋毒於僕恃公道誼骨肉之愛  
故敢瀝竭肝膽直露其愚若謂僕心或欲之而  
姑飾辭以沽名則所謂穿窬之徒不可以列於  
君子之林矣義激心遠語無倫次統惟鑒原

荅楚撫院汪南明辭建坊

疊承厚貺深荷雅情辱教欲為僕建坊表閭往  
固知公必有此舉已預陳悃幅不謂臺符已下  
郡且媿且感敝郡連年水旱民不聊生僕方欲  
拯之而未能而敢為大役以冒衆怨且僕前已

書牘

卷之四

三

有二坊省此不為缺典而益之乃足以重其過  
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公誠愛我則幸與以  
所無者若公既不欲煩有司而又私值以自利  
是委公惠於草莽也反覆思惟二者俱未得故  
敢再控諸臺下愚慙不能順承嘉命以速大戾  
幸惟鑒原

荅奉常陸五臺論禪

沈吉士耒辱華翰領謝向曾誦華嚴祇見莽宕  
寥廓使人心澁神搖後於友人處見合論抄本



借讀一過始於此中稍有入處佛所說法隨順  
諸根義無深淺然廣大含攝解脫無碍則是經  
為長而論又入法之大導師也僕以宿昔頗種  
善根今得聞無上甚深妙義歡喜無量聞公將  
鏤梓以行大利益謹以俸金二錢少助工費  
雖塵露之微無裨山海聊以表信心云耳若諸  
好事世情非高蹈者所樂聞故不具論統惟鑒  
原

荅南司寇謝泰東論刑獄

書牘

卷之四

四

前得西石書言文不嫌岑寂樂就西曹敢爾推  
轂若僕私衷固有待也南中人情狡偽詔獄繁  
興擬議失中致傷和氣誠如尊教丈肯留意於  
此即澤流寰宇矣處天下事非至虛至平不得  
其理而詔獄民之司命所係尤重頃見今之持  
法者類以三尺行己意耳嗟夫天子猶不敢以  
己意生殺人况人臣乎包子尚未到渠初聞山  
東之轉即掉臂而歸還是舊時情態今得此報  
當欣然就道矣



荅宣大巡撫計處黃把二虜

辱示虜所乞討後六事之不可從公已籌之熟矣即前六者亦宜再加審處而後可以愚計之封爵於國體本尊且可分虜之勢未為不可但聞把都病已危篤封之而死其子必援例襲替而黃酋吉能輩皆紛紛求王矣今且以言款之徐觀其勢而為之處增加撫賞所費不多但不可聽其開報人數作為常例此例一定彼即視為當得與之不足為恩減之彼即生怨但可於

書牘

卷之四

五

經費之中少從寬假以每年所積客餉動支什一以充撫賞隨其所乞者裁酌與之縱量給珎異亦不為過如此庶幾操縱之權豈在於我彼欲乞活不得不仰給於我而我亦得以制其死命矣然亦須題請奉旨乃可其貢使入朝向已議定恐難擅開且彼雖暫時馴伏終與三衛不同待數年之後乃可議也大抵今日虜勢惟當外示羈縻內修戰守使虜為我制不可受制於虜近見鑑川措畫東事頗覺窘迫曲徇恐將



不可收拾則為虜制之道也車夷去留何足  
為中國重輕前曾奉告謂但可以此詰責之使  
屈嘗在彼不必苦苦索還若索之太急則彼又  
持左券而要我聞軍門通士楊亮乃遂許以五  
百人糧賞而其二比妓遂相隨往牧於龍門教  
場夫盡車夷之衆糧食不過數百人乃無故額  
外又增五百之數不知何以給之且其嬾既在  
此住則黃酋又因而住來近地二史皆將服屬  
之矣此所謂引賊入家養虎貽患是何等計策

書續

卷之四

六

乎且楊亮何人安得擅許以五百人糧賞先年  
也先入貢亦只因通士誘虜言中國欲與結婚  
也先貢馬納聘而朝廷實不知也却其聘遂  
生罅隙致有已巳之變此前事之可鑒者豺狼  
虎豹亦有豢養於苑囿之時然畢竟籠檻之鎖  
繫之時給與肉食而已非可効鷄豚犬馬可擾  
而狎也今其嬾既以至此似宜厚其賞而勒其  
歸不尔將來必為患公當思余言且上谷事體  
與雲中不同而公之所處與鑑川亦異僕請得



悉言之蓋求貢之議本起於俺荅而我之生還其孫彼亦知感故其臣服獨為誠懇若黃把二酋原出牽復非其本心故每每設為難從之請而肆其魚厭之求何者彼其心非俺酋之心也夫彼既非俺酋之心而我乃以處俺酋者處之不亦過乎此二虜形勢之不同也鑑川自建此議朝廷恩賚頗隆渠亦自知非久於此但欲及身無事常恐少有破綻虧損前功故雖知其不可亦每每曲徇之公初開府責望甚重二虜

書牘

卷之四

七

為剝膚之災且非旦夕可脫者若不及今定一規模以為經久將自絆其足望實俱喪矣此又鑑川與公所處之不同也雖然僕料此虜魚能為也二年之間邊鄙寧謐首議之人功效已見即有小失無損大計向者小疏亦已明言之矣况今西鄙諸部皆已帖伏獨此二醜亦何能為以上谷全鎮之兵益以二史之衆不能當狂醜乎公試與有識者計之近得吳少叅書言閔守中事有主之者其意似疑趙帥不知渠與趙平



日何如若果有此望公一一調處之

荅邊道吳道南

辱華翰具悉貢市伊邇諸凡惟留神審畫之切  
盡欲支俸則順義亦當給以王祿耶人之無識  
一至於此可咲可咲督撫膺閩外重寄操縱可  
否宜自有成筭奈何獨窺廟堂以為重輕乎

荅西廣殷石汀

調募浙兵俱如公所議頃又䟽請於上特發  
馬價銀拾萬以助軍費此二事近皆有建議停

書牘

卷之四

八

止然以廣中之事急故不敢徇衆議而誤大計  
許瑞若果傾心效用則以賊攻賊策之最妙者  
萬里之外事難遙度用兵之機忌從中制惟公  
熟計而審圖之

荅松谷陳相公

長公至拜領台翰嘉貺深荷不遺伏論道履佳  
勝尤切慰仰希文後樂翁誠獨際其盛然忠臣  
雖在畝畝憂國之念未能遂忘不肖謏劣追陪  
元宰賴朝廷之福外內寧謐目前景象庶幾



小康可以縻祿而拙但揣時度勢每抱隱憂  
將未又不知孰為收拾耳盛使回草草附候起  
居外具不腆少伸微悃統惟鑒原

荅宮端吳澤峯

惟公昔在詞林素持高節乃為緇塵所點私心  
極為不平方欲為公昭雪致之亨衢而大疏適  
至故特破例為請於上然公之心迹雖明而  
車已懸矣厚蓄宏猷未得一展安能不為世道  
惜哉辱華翰使旋草草附復諸惟鑒原

書牘

卷之四

九

荅憲長徐太室

知賢不敢蔽是非不敢枉公非有求於僕僕非  
市德於公行吾直道而已乃辱遣謝深以為愧  
訊之未使聞公北上無期雅有終焉之意僕竊  
以為過矣方今周道寧夷賢良彙進以公素所  
蘊蓄古人事業豈足為哉願勉抑高懷以副鄙  
望

荅應天撫院

安慶之事其變雖不甚大然朝廷紀綱所係



不容不盡法一處徃時振武之事姑息太過人  
敢效尤今借此一振 國威亦弭亂之一機也  
然府官始則措置乖方致人怨忿終則擅離職  
守逃住留都亦不得無罪今當先正倡亂之法  
後究致變之由低昂輕重之間貴得其當而已  
荅河漕王敬所

辱示大疏海運事宜處畫周悉今歲果利涉無  
虞此後即可漸增其數裨益 國計誠不淺也  
頃聞運舡過淮甚早橫決之患庶幾可免萬公  
已至河上河漕事體如左右手同心併力乃克  
有濟惟公留意焉

荅楚按院陳燕野

承示賦役提綱冊已周覽一過井然有條大抵  
財用經費惟條貫精詳出納明覈則節用之意  
自寓其中若代公者肯再加申飾諸司長吏遵  
奉惟謹則規格永定雖有姦民猾吏無所措手  
足矣監利大盜久嬰鄙懷以有司不能任其事  
不敢易言之茲聞首惡已盡擒獲餘黨稍稍解



數十年巨慙一朝剗除非公沉機定策安能  
辦此喜躍之懷良不可任監利李尹不費兵力  
收此奇功允宜破格優錄或暫加服俸仍管縣  
事他日以兵備僉憲處之何如郡中人未言各  
處江堤俱已報完諸吏仰承德意惠洽閭閻公  
造福楚民誠有卑荆衡而狹江漢者感德之私  
不知當何用為報也

荅總督王鑑川計處苗酋

把酋死上谷以東可以安枕苗酋孤虜勢將益

言續

八卷之四

十一

弱近報吉能亦於三月三日病故俺荅東哭其  
弟西傷其子志氣蕭索恐亦不久天將亡胡於  
此可見矣但在處之以恩信其子但堪負荷即  
令控告俺荅奉請襲職管束其部落不必擇賢  
撫賞之典亦如其父不可有減頭目中有少知  
禮義能用其衆者亦宜陰厚之使之歸心中國  
則盟好永堅邊塵息警矣把酋之子不知何如  
僕料苗酋必思東併今當扶植青把都使之力  
抗苗酋黃酋若有東併之志只可責之以大義



亦不必力禁之待其兩敵而歸命於我俺酋老  
矣必不能東略此皆中國之利但在智者審圖  
之耳聞黃酋二妾皆已返其故巢幸甚幸甚僕  
常有狂志謂黃酋可擒今惟公可以語此暇時  
與吳少叅密計若彼誠馴伏則亦不必為此  
竒事矣趙帥吾撫之甚厚乃其心儉狠如此可  
惡可惡昨對其使面加叱責彼亦知懼然少叅  
素履端潔誰不知之公又為之疏聞部中又已  
紀錄則彼不能揭之適以益彰其賢耳會少叅

書牘

卷之四

十二

幸加慰藉武人不足介意今方欲任之用其長  
而略其過可也

谷王鑑川論胡運之衰

把都吉能一時俱殞黃酋亦且病廢天之亡胡  
於茲見矣但在我處之須以恩信其子但能管  
束其部落即令告於順義奏請襲職不必擇賢  
要令其勢分而釁搆則我可因其機而制之數  
十年之利也辱示措畫虜情及往來書諭一一

俱中機宜所與言佛氏因果之說妙甚妙甚雖



然此雖一時應變之言其實則佛氏所謂如實語也不誑語也大雄之教慈悲廣大豈不知哉令甥既有此浮言又當具一疏得旨乃可戒行夏撫本無大過玄翁以其經論不可留之蔡兵徭引去以劉調代俱如尊諭目下虜情有何變態俱望見教

荅奉常周少泉

疊辱翰教深荷雅情今同鄉諸賢皆聚於留都冗散雖僕之不肖不能相引而諸公之處心無  
書牘

卷之四

十三

兢自其沉寂其賢益彰矣

與王鑑川計虜情

虜酋之死可喜也亦可慮也喜者卜胡運之將衰慮者恐諸部之無主今歲貢市愆期是其明驗頃見公措畫彼中事宜極為得策恤死立生以永固盟約遲速之間惟公相機以行耳比探得虜情一紙錄似公覽今俺酋無恙目前諒不至乖張但在我備禦之策貴在急圖誠有其備豈惟無患即大功可成也適有所感懷抱欠佳



草附復諸惟亮在

荅臺長蕭允喁

辱示牧地議增馬額以事歸之司馬則事權歸一而馬政亦因是可舉甚善甚善但開墾之數不止於五十萬而議徵銀不過十萬似為太少大抵察院之議不欲以餉入督府今若就與察院虛心議處亦與渠職掌有裨也

荅宗伯潘水簾

辱別諭一一領悉白首相知猶按劍也况他人

書牘

卷之四

十四

乎然義命之學竊嘗聞之矣自檢平生不敢有一事負於國家不敢有一念負於天下賢士大夫至於去就有命存焉惟靜以俟之而已猥辱至愛中心藏之

荅兩廣郭華溪計劃廣寇

兩江寇盜為患久矣異時居官者皆畏首事莫敢發故其患滋甚今秉古田之餘威用足下之妙策殲此孤鼠諒不為難但炎荒瘴癘之區也數萬之衆役不宜淹久貴在臨機速向沉謀過



竟併力以破其一巢則餘賊自然破膽次第  
可平若以三萬之餉與之相持於嶽岑之間使  
賊跼伏溪洞以逸待勞非計之得者也兵機不  
敢遙制特獻其瞽見如此惟高明採擇焉

荅藩伯陳鼐山

昔從鄴下得望下風繼會舍親王司馬稱公遠  
左事益喁喁嚮慕之然實未嘗有所推轂也三  
十年科第今猶淹在藩服如僕安得謂之知人  
能薦士哉而又敢以市德於公哉猥辱遣謝深

書牘

八卷之四

十五

以為愧三復華翰文藻璀璨歎羨彌襟差人旋  
草草附謝厚惠槩不敢領輒附使者歸璧統惟  
鑒原

荅宣大巡撫吳澤洲

節間承蒲觴之寄深荷雅情謝謝苗嬾素悍右  
其少予情似為真彼若請封乞貢直令順義為  
之代講如其執迷不反則宜姑置之度外不必  
苦要之量此孤虜亦何能為况其母子異心亦  
終當歸吾羈紲也



荅三邊總督戴晉菴

吉甫既歿其子得如三衛例襲替請貢大疏甚善但鄙意謂宜令順義為之代請蓋昔之乞封貢馬皆出俺荅意今以此委之則西部有所約束而中國之體益尊且其子尚未回亦未可不俟其求而遽與之也鄙見如斯不知可否惟公熟計其便

荅楚撫院汪南溟

十年之諾至今未踐茲奉新命再督前通無任

書牘

卷之四

十六

悚及比嬰俗務文事曠廢毛公楮氏幾成絕交矣且屬有公私之冗願少假旬月稍理舊業勉圖報命

荅邊鎮督撫

辱示虜乞四事本兵方行議處諒在必從亦未見有異議者獨該科有一疏耳比奉公書責讓僕於宣帥有所私庇僕不識其人也弟見前任督撫諸君咸稱其才勇可用比之雲中尤為近實故時有獎借之詞要能感奮為國家用命



耳如其狡飾倚借罔上行私國典具存孰敢庇之近訪知其誣玷司道事即使人傳語深加叱責此足以明僕之無所私庇於人也正功罪明賞罰懲奸覈實此督撫事也僕輩何敢屈撓焉區區一念奉公守法之誠幸垂諒察

荅應天撫院張岨味

安慶之事 朝廷欲借此以振舉紀綱拆伏奸宄乃本意也查守並逮萬不得已其中委曲難以盡言昨逮至之日即令該衛姑緩其行又徑送法司不復考問究竟不過送部調用耳逆弁俱擬寘之重辟法司方奏當未上決不少加姑息黃判實始禍之人法當重治細觀大疏則其事之顛末昭然可睹矣

荅王鑑川

主少國疑艱難之會正宜內積悃誠調和宮壺外事延接收攬物情乃可以扶危定傾而玄老一切皆易其道又旋比讒佞棄絕石交語之忠告不惟不納反致疑怒竟至於此豈非天哉嘗



其時人情洶洶禍且不測僕猶冒死為之營訴  
為之請驛僅得解脫然國體士氣所損多矣嗟  
乎自古諛人亂國可勝痛哉幸 新皇聰穎異

常雖幼冲已具大有為之度區區愚忠幸蒙俯

鑒方今官府一體上下一心內外事情幸已大

定但遠事虜情日夕在念朕氣雖安四肢豈可

忽哉萬望留神以慰宵旰辱教云云誠高見淵

識石畫鴻謨非公愛我之深曷得聞此三復三

嘆敬佩良箴昨本兵虛席公論咸歸公與西石

書牘

卷之四

十八

乃太宰謂渠復銓之始嫌於首用其親且貢市  
方殷猶借重望以鎮之計非久當別有簡命也

吾崇川殷相公

伏惟 先帝恭已守文澤被寰宇臨御六載天

下晏如遽爾龍馭上賓攀號莫及此臣子之大

痛也所幸 新皇天縱睿資雖在冲年已具大

有為之度此又 宗社之大慶也獨媿菲薄謬

膺重寄方將敷求於賢哲借助同心望公珍重

以需 召命辱翰詔使旋草草附謝別具薄禮



統惟鑒原

荅宣大巡撫劉平川

辱翰示領悉西邊貢市已報完獨宣大事體尚在遭回鄙意謂不必候齊即有一二枝不在且置之度外可也

荅薊遼總督

辱教撫鎮相與既外合中離勢自難久但目前非易帥之時俟秋防後圖之耳西邊貢市已報完上谷雲中反覺乖阻鄙意謂此事當以俺酋為主永把二枝且當置之度外耳

書牘

卷之四

十九

荅三邊總督邵文川

西邊貢市告完揄鎮事體尤為寧妥皆公經畫之力也欣慰欣慰上谷虜情少覺搖兀然鄙意謂此一二枝不足為輕重未則勿拒去則勿追在我自有餘力而鑑川必欲羈致以求完美則去未之機在彼矣目前喜朝廷穆清官府寧謐宗社之慶遐邇惟均

荅鄆陽巡撫凌洋山

屢辱翰教深荷雅情僕以寡昧謬當重寄別無  
他長但性耐煩耳今喜朝政穆清內外寧謐可  
無煩尊慮敝鄉水災特蒙軫念諸所調恤該部  
一如所擬疲瘵之氓幸獲甦生公之德澤卑衡  
巫而淺江漢矣感仰感仰

荅兩廣殷總督

廣事之壞已非一日今欲振之必寬文法假便  
且乃可近來議者紛紛然朝廷既以閩外託  
公任公自擇便宜行之期於地方安寧而已雖  
彈章盈公車終不為搖也汪南溟又挂南議已  
擬 旨留用使去冗甚草草

荅司馬劉清渠

惟公昔在計曹以守正不悅於時宰致忤於中  
貴士論每為惋憤茲當 朝政更新首蒙簡用  
從人望也願端發征麾以慰惓惓

荅司馬戴育菴

屢承翰示已具覆如別楮聞套虜西掠失利彼  
方搆禍於番夷則在我可因間益修守禦以備不



虜東虜骨肉乖離俺酋衰老偷欲求安皆中國  
之利但願諸公努力勲名毋失此機會 主上  
雖幼實具大有為之資亦不欲苟為旦夕之慮  
而已貢市事所司一一具覆

荅薊鎮巡撫楊晴川

頃報虜警雖在遼左然彼垂涎灤東數年矣于  
鄰之震所宜慎防山陵不必西赴但保疆場無  
虞即所以効忠也撫賞用馬事已下部看處

荅孫巡按

書牘

卷之四

二十一

辱示虜情且悉黃酋素黠驚必不肯樂附土蠻  
骨肉乖離天亡有日但靜以待之俺酋聞已就  
得勝市不知能堅守約束否事後再望見教

荅孫兵備

虜聲在遼左實窺灤東于鄰之震所宜慎防今  
方有事山陵務期疆場寧謐烽燧不警庶追宵  
旰之慮望諸君留意焉

荅薊鎮巡撫吳環洲

辱翰示具悉細察虜情昆嬭貢市似無未期未

邵雖為所牽然貪漢財物可招而至然皆無足  
為輕重弟常以不貢責之時出小利一誘之母  
令東合土蠻為薊鎮害耳順義表貢已封進今  
歲所貢鞍轡弓矢視舊為佳亦足以驗其無他  
也

與王鑑川言虜王貢市

前後奉翰教情款備至不勝感念虜王表貢該  
部已題請封進今歲所貢鞍轡弓矢視舊精美  
亦足以驗其誠悃無他也昆娟愚悍似無末期

書牘

卷之四

二十二

永邵卜雖為所牽終貪嗜關市財物可招而致  
然皆無足為輕重弟常以大義責之時出小利  
誘之母令東合土蠻為薊鎮害足矣辱示撫賞  
冊據三鎮二歲之中所費不過萬餘而所省已  
百餘萬若所全活邊氓老穉又不啻數十百萬  
矣唐代宗親叩首於葉護馬前為百姓請命父  
老觀者皆為流涕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今所  
與虜者 國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獲茲如  
此若公與僕所為 國謀者忠乎否耶而歟歟



者猶以為言是其識反出長安父老下矣幸

主上雖在冲年已具大有為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講讀因而商確政事從容造膝動息必咨僕亦得以罄竭忠悃知無不言言無不信擬於表貢後當以邊事虜情細細陳奏且以明公任事之忠塞嗷嗷之口俟山陵畢後乃得暇耳公幸自信自堅勿以浮言為介令甥鳳盤人去草草附此

荅劉總督

書牘

卷之四

二十三

剋糧充賞邊軍困憊已極薊事之不振則職此之由今戶兵二部已議為曲處但此數一增後未遂為歲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無窮歲復增加曷有紀極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將不知其所終矣薊門事體與他鎮不同僕日夜念之未嘗少釋凡有所求所司未嘗不頻感而語屈意而從也僕亦坐是往往見惡於人若僕有所私庇於薊者然司農所藏委為匱乏固亦無恠其頻感也幸僕今謬司



國柄俟邊警少暇望公與鎮巡諸君虚心商量  
思一長策着實整頓一番庶為經久之計若但  
折東補西支持目前費日增而無已兵復弱而  
莫支將來必有以為口實者恐僕與諸公皆不  
能道其咎也僕將有山陵之役若滌東輟警期  
至陵上一會罄所欲言有警則已

荅王鑑川

前啓附令甥人轉致諒徹記室虜貢已進賜賚  
有加順義誠款與公忠勲主上皆已具悉有

書牘

卷之四

二十四

書與順義為言 天子生而神靈十歲即能信  
任輔臣親決大政渠當益堅忠悃使華夷嘗享  
太平之福如昆頰一枝愚悍不順天道者天必  
絕之將來自可見也田世威回草草附此

荅總憲李石塘

近來時事想俱有印報公所具不及一一奉聞  
數月以來人心稍覺歸正士大夫始知有名節  
行檢之可貴自茲以往日慎一日庶幾昇平可  
致但自媿綿薄不堪重負耳公正直清亮人倫



冕旒淹處節鎮未允物情旦夕當別有處分人  
旋草草附此

荅荆守王古林

賈秦官未辱華翰具悉劉江陵尚未至至當以  
諫議處之昨九月十一日梓宮發引十九日掩  
玄宮大事已畢朝野清晏 主上日御便殿講  
學親政昇平之效庶幾可睹矣

荅三邊總督部文川

套虜西掠失利必思報復彼之禍結於西則邊  
境可以安枕矣年例及鹽引銀已告計部給發  
人旋此復

荅杜晴江

惟公以直節見忤於時經綸久卷茲膺簡擢允  
協輿情况屬清明之朝尤君子彙征之日望益  
展弘猷以副鄙願僕受 國厚恩死無以報惟  
當旁求賢哲共熙 帝載而已

與南刑部謝太東

僕自當事以來日夕兢業惟恐蹈於矯枉之過

願有不容不釐剔者要亦順人心之所共欲者因而行之不敢借一毫私意於其間也頃案掌故請主上御便殿召見府部大臣諮詢之端於此已見目前景象似為穆清此後唯當恪循軌轍按轡徐行耳但人苦不自知非得道誼知已時時提覺不能濟也幸必有以教之

荅湖廣巡撫趙汝泉

惟公去楚數年楚人思公不啻赤子之戀慈母也茲得再借萬姓同欣豈直僕一人之私慶哉比未楚土凋瘵視昔更甚連年滂墊民罔攸居目前諸務水利為至望公留意焉

荅叅議吳道南

辱教滿絺皆藥石之言但謂僕驕抗輕棄天下則實未敢然因此而益加警惕無不可也吳堯山奉命閱視宣大僕數年以未經營此地頗費心力今以託之屬望匪淺不知肯為國家措一臂否也

與南宗伯秦華峯



頃者浮議之起實緣公入賀一行然公論可終  
氓乎悠悠之談或謂僕有不悅於公此大誤也  
公之起用僕與有力援之於久鬱之餘而薄之  
於嚮用之日揆之情理殆不其然恐公意有所  
疑故敢直披悃曲惟公鑒而安焉

荅兩廣殷石汀

辱教滿緜誼同金石至如放四海而漸進納百  
川以有容許以同心作其鼓舞踴躍之氣教思  
無替銷其跳踴拂鬱之私尤見公沉機超識中

才以下所未易窺測者僕雖淺薄敢不夙夜以  
奉良箴所幸主上年雖冲幼聰睿異常又純  
心見任既專且篤即成王之於周公恐亦未能  
如是也但自媿菲劣不足以堪之目前景象似  
覺穆清自今而往惟當益積惓誠恒存兢業恪  
循軌轍按轡徐行耳嶺表之事一以託公必無  
敢搖撓之者願懋建竒功以副輿望廣右府江  
聞已舉事度郭若才力足以辦此不意懷遠又  
爾鴟梟撫新附之衆不宜持法太急此亦有司

之過也但古田反側之人將視此以為嚮背幸  
留神速處之

荅河漕總督王敬所

今方內又安所可慮者河漕為最茲賴公之力  
經理什七江淮之粟方舟而至未歲新運又已  
戒期計三年之後京師之粟將不可勝食矣欣  
慰欣慰大䟽所陳一一有裨國計已下所司  
議行敝省連年墊溺近得鄉人書皆以打造海  
舟為苦望公留神一酌處之則疲氓更生之幸  
也

書牘

卷之四

二十八

與郭總憲

懷遠之事雖有司不善撫御有以激之然至於  
戕天子之命使則亦王法所必誅也且新復  
諸邑將視此以為向背決當討之聞兩江已進  
兵冬盡可得奏凱如乘戰勝之威還師以襲之  
固易易耳但不可預露此機恐聞風鼠竄難以  
蒐獲姑聲言撫之乃可成也然此乃兵機不敢  
遙度惟高明裁之



荅巡漕張懷洲

轉漕以河道為正海運備不虞此誠確論昨已告之計部每歲一十二萬之外升合不得有加王君銳意任事而頗有好功之病海運初開小有失損無害大計何必諱言處補乎然其才足倚未可深責也

與戚總兵

汪司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禮必從優厚頃已面囑之然渠亦自不俟囑也但足下自處又宜務崇謙抑毋自啓侮昔李愬屬橐鞬謁裴度於道唐史美之蓋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馬此行於薊事甚有關係幸留意焉

荅巡撫吳環洲

永邵卜今歲貢市誠款頗堅具其所領衆盛蓋亦東郡之雄也昨陛秩加賞事一如鑑川所請青把都為其母所制既無別情寬至來春亦可原額馬數不責補矣

荅孫巡按

辱示一一具悉青把都母子既有款貢之漸俟  
至來春入貢亦可黃酋窮蹙無賴構釁於屬夷  
撫臺委曲調處目前定無他虞然不能保其終  
不變也然此酋將來必不良死公試觀之

荅劉總督

合練之法不獨勤兵習戰又可以預伐虜謀守  
邊之策無急於此矣此中已預知之幸勿為慮  
昌餉水運具如大議已屬計部覆行

荅王督漕

書牘

卷之四

三十

敝省造船擾民之說果出於劉叅議前曾以稟  
揭寄覽而楚中士民亦即有為此言者大抵皆  
有司不善奉行之弊也今業以將完勢難中止  
但望調停善處之若河運則事事親理明歲可  
期望全鄙懷不勝欣慰公以全力用於河漕而  
以海道為不虞之備可也頃者南議已即奏  
主上言公任事忠勤轉輸有託悠悠之談於重  
望初無所損

與河道萬巡撫論

漕兼及時政



頃者南議之起有識者皆為不平非僕私懷有所獨厚今則譽言日至浮談漸盡矣夫人臣能且誠擔任國之寶也使僕苟可以薦達之保護之即蒙嫌樹怨亦所不避但願天下士大夫共體此懷無負朝廷耳承教務頭年預為次年之計甚善甚善果若公言豈惟目前賴之雖萬曆千百年亦無恙也然公能使河渠安流往來利涉而不能使兌運之期依限過發此責在漕臣矣近來朝政愈覺清泰宮闈之內藹然如春肅然如冬主上銳意學問隆寒不輟造膝諮訪史不殫書簪紳濟濟各勤職業庶幾協和之風自茲以往唯當範我馳驅按轡徐行耳辱道誼知契敢謾以聞

荅王鑑川

比者奉翰教薄冗未能隨荅然諸所請者一一具如尊指屬所司覆行矣堯山少司馬行時已屢囑之云宣大事體與他鎮不同北門有寇公諸無足慮者歸未但可告成事耳無煩刻覈徒



亂人意然此公爽朗濶大必能成也辰下聞邊  
圍救寧內外咸慶羽書稍暇惟公強食自愛

荅總憲朱龍崗

僕以淺薄謬膺重任日夕悚惕辱華翰獎譽過  
清深以為愧西土寧謚真慰朝廷宵旰之懷  
昔人謂自古疆場之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  
擾而致之僕嘗以為名言惟預修戰守常存儆  
備則不容頃刻少忽耳惟公留意焉

荅督撫王鑑川計處黃昆二虜

書牘

卷之四

三十二

辱示昆都力黃台吉二酋事情先已有人言之  
黃酋驕悍誠為難馴然剛躁寡謀部下多怨且  
其子父不和勢難獨逞將來疆場小釁或不能  
無然使處置有方亦終當歸吾羈縻也昆都老  
而謫數年以未東糾土蠻西合俺酋皆此人為  
之比之黃酋反為難制然俺荅既已帖服黃酋  
素不附之昨已令薊人散布流言於邊外云昆  
都與吾有約將合兵以擊土蠻虜性多疑必相  
猜忌則此酋亦孤立無能為也如再言封王事



以若語欵之云俺答汝兄倫序為長且首發  
順之端又執吾叛人奉吾約束 朝廷嘉其  
怕誠故厚賚而王之汝頻年為患於中國未有  
尺寸功何得遂與汝兄并我 皇上併包蕪容  
何惜一王號而不汝畀但于事體有未順耳汝  
若能依汝兄之言遵奉約束堅守盟誓二三年  
後當與汝奏聞 朝廷一體封王加賚若欲借  
此事以啓釁則我惟有一戰耳渠聞此言必不  
敢動量此孤虜以上谷一鎮之兵當之東連雲  
不足畏也文臣事虛文而無實用  
的扭小利而無遠圖此二語最中邊吏之膏  
若不破此套而徒為整理云云終成畫餅  
前有人未甚感公禮遇為必盡力草草  
惟鑒存

